

戒子通錄

二



謄錄監生臣朱起鳳

欽定四庫全書

戒子通錄卷三

宋 刘清之 撰

幼訓

王褒

臨沂人周其一章云

小司空著幼訓以戒諸子按褒字子深周武帝保

定中除內史中大夫

陶士行曰昔大禹不愴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
武士何不馬射右乃元冬修夜朱明長日肅其居處崇
其牆仞門無株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
也以之為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

戒進退修焉俯仰觀焉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
是君子之言歟吾自幼學不墜斯業汝能修之吾之志
也

曾子告子言

參字子輿魯人疾病告曾元曾華凡三章

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
盡有之矣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
鷹隼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龜鼈以淵為淺而鑿
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鮮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

義則辱何由至哉 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殆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父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第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史鮚字子魚衛靈公臣且死謂其子曰靈公往甲
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寤衛國以治

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
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
堂於禮足矣

司馬談

談漢太史令夏陽人留滯周南
發憤且卒執子遷手而泣曰

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于虞夏典天官
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乎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
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
夫予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母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

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汝其念哉

何曾

字穎考陽夏人晉司徒嘗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遵曰

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道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沒身孫輩必遇亂亡

殷仲堪

陳郡人晉荊州刺史性真素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

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謝儔

字國美父元大任梁侍中

僑素貧嘗一日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劉贊

魏州人父玭為縣令
明宗時為御史中丞
刑部侍郎

按贊後唐

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
食食贊於林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
問以千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官
至中書舍人

疏廣告兄子言

字仲翁東漢人漢太子太傅兄子
受字公子為少傅廣告之受叩頭

曰從大
人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以壽命終不亦善乎

孔臧戒子書

子順之後安國之從兄事漢孝武告子琳書按臧孔子十一代孫嗣封

蓼侯為太常

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肄書傳按孔叢子作講肄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

多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
之鑿蝎非木之鑽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
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
佳

東方朔

字曼倩平原人漢武帝
臣似道家言姑存之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與道相從首陽為拙柳
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

鄭元

字康成北海人漢獻帝時嘗
疾篤自憲以書戒子益恩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
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役獲觀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
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
覩祕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閻
尹擅勢坐禁黨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
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
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

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
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
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
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
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
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
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綏

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
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塋未成所好羣書率皆
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
家令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
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劉向

字子政彭城人漢成帝臣

汝有何德蒙恩甚厚將何以報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
者在間言有憂則恐懼敬事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

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間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戲跋蹇之客故被斚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間也兵敗師破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晉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在門賀者在間也

司馬徽

後漢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王修

字叔治北海人
魏奉常戒子

自汝行之後恨恨不樂何者我實老矣所恃汝等也皆不在目前意遑遑也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成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務在謹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